

似水流年

只有海知道

□自在

世界上最深沉的孤独，是近百号人挤在一起，却各自沉默。世界上最漫长的白天，是没有白天。那年我随潜艇远航，在下潜的那一刻，阳光消失，深蓝的海从四面八方合拢过来，我忽然感到：原来黑暗可以如此拥挤，原来孤独可以如此热闹。

彼时，我在水面舰艇服役10多年，随潜艇远航，还是头一回。起航那一刻，兴奋，也忐忑。初登艇舱，我从一个舱室钻到另一个舱室，穿过一道道狭窄圆形水密门，低头弯腰，肩头紧贴冰冷钢壁，小心翼翼。

在舱内，不看舱壁上子母钟，难分昼夜。一看深度表，已在战备巡航深度时，恍然惊觉：我们早已置身万顷碧波之下。

深海值守，几小时一班。值更，休息；休息，值更。艇上多为两层高低铺。因生物钟打乱，入眠困难，刚泛起困意，又到了换班时刻。

远航数日，新奇感荡然无存，思念伴随艇员们。有人借休息间隙，默默写起家书。按出航时间推算，轮机长的妻子该分娩了，但他无法获悉信息。休息时，他给未见面孩子写了一封家书：孩子，你出生那天，爸在海底。看不见你，抱不了你。等你长大，别怪爸。记住，你爸是潜艇兵。

我见舱内管阀布局密密麻麻，眼花缭乱。可不少官兵不但能记住，闭眼还能精准操控仪器。舱室内，柴油、汗臭与腥咸，五味杂陈，我闻之都想吐，艇员们早已习以为常。

其实，舱内不缺空调，可为省电、减少噪声，轻易不开。靠通风与冷却装置循环维持，舱温渐渐升到30多摄氏度。

一次，我听政委聊起，艇上有位舱段班长、高级军士老陈，绰号“活管路”。整条潜艇错综复杂的管线走向，他了如于胸。可出航前他母亲突发脑溢血，紧急入院救治。他是独子，父亲早逝，便匆匆请假返乡。病榻上，母亲望着眼前的儿子，手还能动两下，嘴无法言语，两行热泪簌簌滚落。

老陈拿来纸巾，轻轻地为母亲擦去泪滴，紧握她双手，哽咽道：“娘，儿子不孝，没法在您跟前伺候，您原谅儿子！”待母亲病情稍有稳定时，老人示意护士取来纸笔。手颤抖着，歪歪扭扭写下一行字：“儿呀，部队事大，安心归队，娘无碍。”因任务紧迫，他安顿好护工，再三叮嘱，含泪辞别返队。

在潜艇上，像老陈这样的一群兵。时常隐于大洋深处，没人看得见他们，他们也不希望被看见。

潜艇驶入更远的海域。孰料，几天后，海面一场热带风暴骤然来袭。潜艇紧急下潜避台风，水下洋流紊乱，暗流汹涌，艇体剧烈摇摆，导致艇体受力剧变，潜艇突发故障。指挥

舱内，传来轮机长急促的颤抖声：“报告艇长，压载水舱排不出水了！”

刘艇长心头一紧，盯着深度表，面色忽然变得凝重：排水失效，艇会下沉，事关全艇安危。

他头脑中一念闪过，眼下只有一条路：自救！刘艇长没半点犹豫，给轮机和航海部门分别下达指令：“立即全力抢修，尽快恢复排水。”随之，又发出动员令：“各舱注意，目前我艇遇到排水困难，正在全力排除。虽有备用应急预案，但海面台风正肆虐，上浮反而更危险。望大家坚守战位，战胜一切困难，回到祖国怀抱。”

言毕，刘艇长又瞄了一眼深度表上的指针，下坠在持续，距离耐压极限愈来愈近。指针每跳动一格，都牵动着他的神经。

轮机长更忐忑，泵体查过，管路查过，阀门、滤网全查过——一切正常啊。

老陈再度钻进管线缝隙，逐条排查，仍然无果。随口低骂一句：“见鬼了！”

“我不信邪，要说真有鬼，定然深藏内部！”轮机长应和道。他嘴上虽说得轻描淡写，手心里却攥着一把冷汗，微微颤抖。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危机一步一步紧逼。刘艇长又飘来电话，急切追问：“情况怎样，故障找到没有？”

轮机长脸上写满窘迫，深吸一口气，沉声回复：“常规排查无果。我建议暂且启动手动排水阀，或高压空气吹除，争取抢修时间。”

刘艇长略一沉思：“好，先用手动。”

操作空间仅容一人，手动程序启用后，潜艇上浮，暂停，下沉，又上浮，如同一场生死拉锯战。

检修空间逼仄，身难以舒展。轮机长身先士卒，双膝跪地，俯身抢修。汗水浸透衣衫，油污沾了一身。老陈紧握扳手，反复用力，虎口磨出血泡也浑然不觉，直至耗尽力气，一屁股瘫坐在舱板上。

一个多小时后，排水泵重新转动。深度表的指针，终于停住，开始缓缓回摆。刘艇长只说了三个字：“好样的！”

轮机长闭着眼，后脑勺抵着舱壁，长长吐出一口气。老陈这才感觉到，虎口磨破的地方，汗水正腌着伤口，火辣辣地疼。舱内很静，唯闻其粗重的呼吸。待呼吸平复，艇内又恢复了往日沉寂的秩序。依据气象信息，艇长指挥潜艇从台风边缘安全通过。

静默航行期间，没有网络，断绝对外通信。一片漆黑无垠，寂寞相伴左右。偶尔通过声呐等各种仪器探测，鱼群好奇地伴游，细沙般的声音轻擦艇壳，沙沙有声，鲸鱼阵阵低频长鸣、鲨鱼“吱吱”的响动。在漫长时光里，读书成了艇员排解孤独最好的

方式之一。

换班后的小金捧着书在读。我轻声问：“读专业书呀？”“是的。”沉默片刻，他又补充一句，“政委说过，毛姆有句话——阅读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话在理。”

“嗯，阅读能拓宽人的视野，拓展认知边界，让眼前的烦恼变得渺小，提供情绪疗愈。”

“是啊，人来世间走一遭，总得有些追求吧。不瞒你说，我读专业书，是准备考军校，这也是我父亲的心愿。”

“好呀！”不觉中，忽然传来艇政委的声音。只见他端着一份简易自制糕点走来，笑眯眯地说：“代表全艇战友，祝你生日快乐！”

小金愣了一下，“您……竟然记得我生日？”

“呃，艇上每一位官兵的生日，我本子上都记着呐。”

在闲聊中得知，小金家境优渥，父亲是位成功的企业家。去年19岁生日时，家里在豪华酒店大摆宴席，热闹圆满。这次远航恰逢20岁生日，却在寒冷孤独的深海之下，仅有一只粗陋的糕点。

“此刻，请你谈谈有何感想？”我玩笑着说。小金显得有些腼腆，又有些激动：“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生日，特别有意义。以后可以告诉孩子，咱20岁那年，是在海底过的。”

政委微微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海底庆生，冲淡了舱内的沉闷。潜航生活还在继续。少顷，一日三餐的“开饭”声响了起来。

抬眼望，艇上没有固定餐厅，饭菜逐舱配送，官兵们或蹲或坐，席地就餐。烹饪禁用明火，菜品多为提前备好的半成品，电磁炉一热即食，口味清淡，营养热量都不缺。有人嘟囔一句：“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没人接话。舱里安静了几秒，有人扮个鬼脸，展眉一笑，继续吃饭。

巡航告一段落，潜艇返航了。我随口询问身旁的战友：“上岸之后，最想做什么？”

老陈只有一个微心愿，盼母病早日康复；轮机长祈祷能赶紧休个假，抱一抱未谋面的孩子，享天伦之乐；小金心心念念备考潜艇院校，深耕深蓝报国；更多官兵只愿痛痛快快洗一次澡，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还有人想给女朋友打个电话……

听着一个个朴实平凡的心愿，我没再追问。

老陈返航后直奔老家。母亲已然转危为安，他紧紧握住老人双手，轻声说：“娘，儿子远航回来了。”

后来我离开了部队。但我知道，在那片阳光照不进的地方，有人还在那里孤寂坚守。这大国的“深海利剑”，隐于何处，没人知道。只有海知道。

海边人家

东极听潮

□徐国南



AI 制图

海面苍茫辽阔，海浪奔腾翻卷，连绵不断地涌来，猛烈撞击着黄褐色的礁石，拍打着岩石的壁垒，绽开洁白的浪花，扬起万千颗碎银。涛声砰訇，似隆隆惊雷天边滚来，震耳欲聋，地动山摇；如千军万马奔腾呐喊，金戈相击，叮当铿锵。

潮声狂吼呐喊，仿佛在讲述着那曾经令人感动又鲜为人知的旧年往事，穿透岁月迷雾，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这里曾是“里斯本丸”沉没之处。东极的父老乡亲面临遭日军屠村的风险，出动46艘小木船，往返65次，顶着风浪，从冰冷的大海中救起384名素昧平生的英军战俘。渔民们不仅冒死相救，还在自己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食物衣服甚至床铺等让给落难者，这种不分国籍、种族，克服自身困难的无私奉献，体现了人类最纯朴的善良和极致的人道主义精神。故事已成为远去的记忆，但东极人的纯朴善良和人道主义精神感人至深永垂青史。

海浪退去，又急速涌来，声音高亢，夹杂着几分激动和赞叹：1948年3月，我党领导的舟山群岛游击支队进驻庙子湖，同年成立“舟支”司令部，东极多名青年报名参军。从此“舟支”以东极为根据地，驰骋东海，消灭敌人。9月10日，“舟支”海防大队在东福山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浴血奋战。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战士们无所畏惧，激战7个多小时，2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部分被捕后惨遭杀害。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东福山。我站在东福山的海岸上，眺望着礁石上扬起的洁白浪花，心潮起伏：这晶莹白花莫不就是大海献给烈士们的尊贵礼物？对烈士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海潮汹涌，逐渐翻滚，“轰”“哗”咆哮。浪柱高耸，似与东极层叠错落的石屋群决一高下，抑或诉说东极岛民建造石屋群的艰难情景。

东极诸岛孤悬海外，台风频发，气候潮湿，海况凶险，交通不便。但东极随处可见静卧着的花岗岩石材。上世纪五十到九十年代，近半个世纪，岛民们就地取材，全部采用岛上的花岗岩石材建造住房。花岗岩质地坚硬，不易风化，耐风抗压，墙体厚实坚固，适合抵御东海强台风。因当时造房技术低下设备落后，

全赖邻里协作。千斤石条搬运绝非一己之力单打独斗可成，就数十人合力抬扛，体现了岛民们团结协作的共同体精神。石匠们凭传统技艺一锤一凿将坚硬的花岗岩凿成方正块石，垒起一幢幢能抵御强台风的极地民居。

举目远眺，东极民居如布达拉宫或海上古堡，依山就势，层层叠建，高低错落，粗犷古朴。我深情赞叹岛民们的协作精神和生存智慧。它是当年岛民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的有力见证，更是一道吸引四方游客，充满魅力的亮丽风景。听着海浪的咆哮，眼前浮现出当年岛民垒砌石屋时合力抬扛千斤巨石的感人场面；壮汉们配合默契，步伐沉稳，呼吸粗重而急促，汗水在古铜色的脸颊上流淌，滑落到坚硬冰冷的石头上。这是对守护家园最坚定的承诺，是海岛生活的一幅最质朴也最动人的画卷。

潮水回落，大海沉吟，似在倾诉当年渔民兄弟们满载而归亲人团聚举村欢乐的热闹情景。

夕阳西下，金色余晖洒满海面，波光粼粼，与晚霞交相辉映。辽阔的洋面上，数十艘渔船迎风劈浪，向着东极昂首挺进。

“妈妈，爸爸回来啰！我去接爸爸！”“奶奶，爷爷回来啰，我去接爷爷！”孩子们欢呼雀跃地跑出石屋飞向码头。家人们忙着洗菜淘米备酒，准备为远帆讨海的渔夫们接风。渔嫂们走出家门站在高坎上翘首以待，或急不可待地跟着孩子跑向码头。渔船犁开碧蓝的海面缓缓驶来，渔夫们向岸上的亲人挥手致意，他们的脸上嵌着风霜刻下的纹路，眼眸里却跳跃着归家的喜悦。

渔船靠近码头，男人们忙着卸货，汗水顺着他们的脊背滚落，看到亲人们的身影和甲板上闪金耀银的收获，连日奋战带来的疲劳早已烟消云散。渔嫂们忙着从丈夫手中接过裹挟着咸湿海风与腥味的行李，轻声叮嘱男人：“早点回家！”孩子们则在父亲爷爷的身旁打转。码头上弥漫着丰收的喜悦和亲人团聚的幸福。

海浪拍打着寂静的岸礁，又似在悄悄告诉我：那不畏风浪勤劳坚韧纯朴善良团结协作的美德早已深深刻进了东极儿女的骨子里，流淌在他们的血脉中，生生不息。

心香一瓣

奔赴下一场山海

□冯国海

退休，仿佛是生活骤然被按下暂停键。前一日还在职场奔波、伏案忙碌，一朝卸下重担，清晨醒来望着天花板，竟一时茫然：该穿西装，还是换上随性睡衣？

身边不少人都有这般落差感。一位朋友退休后久久难以适应，终日心绪难平；还有一位老领导，刚退下来时浑身莫名不适，辗转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最后医生无奈直言：“身体无大碍，只是闲得心慌，不妨找点事做。”

我初退休的两个月，也曾深陷失落的漩涡。往日每日必打卡的学习平台，时时关注的行业资讯，渐渐没了踪迹；常年朝九晚五的作息骤然落空，往后的日子，竟不知该去往何处，该何以度日。

直到一个清晨，我骑着单车慢悠悠逛到菜市场，蓦然驻足，才留意到路边老樟树的纹路蜿蜒，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柔；新城茶山浦河畔，水鸟振翅掠过水面，溅起的水花折射出七彩光影。那一刻幡然醒悟：从来不是世界变得无趣，而是从前步履太匆匆，只顾奔赴前路，却忘了停下脚步，好好欣赏人间烟火与世间风光。

于是，我试着跨界做起短视频。从一无所知的新手小白，到慢慢摸索渐入门道，我用心记录日常点滴，创作“美好的一天”系列作品。即便手法稚嫩，却凭着鲜活诙谐的风格，收获了一批暖心的固定观众。后来又潜心打造“早安”问候系列，用清晨的一句祝福，温柔地奔赴与每一位友人的相逢。目前，已有六条视频转发量突破10万，其中最高一条视频转发量达65.5万、播放量88.4万。看着粉丝从零慢慢涨到六千多，我深深懂得：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褪去职场角色，登上属于自己的全新舞台，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短视频只是生活的闲情点缀，真正让我重拾热血与热忱的，是老领导的诚挚邀约，邀我加入“舟山海鲜文化内涵提升研究项目”团队。跟随团队踏足岱山东寨岛，亲临海域见证大黄鱼捕捞盛况；跟着非遗传承人观摩研习鱼拓技艺，将海鱼银鳞的灵动姿态，细细拓印在宣纸之上。那一刻，心底久违的悸动翻涌而来，宛若年少时那般心跳澎湃。原来浩瀚东海藏着数不尽的人文与风物，而从前的我，只知海鲜清蒸红烧，却从未读懂背后的山海底蕴与渔家文化。

想起齐白石晚年求变，70岁打破固有画风，潜心革新笔墨意境，暮年仍精进不止，终成画坛一代泰斗；苏轼半生宦海浮沉，晚年被贬仍不改胸襟，花甲过后寄情山水、深耕诗文，写下无数千古名篇，活出通透豁达；杨绛先生晚年闭门伏案，80多岁提笔创作、翻译著作，在岁月沉淀中续写文字风华；还有褚时健，古稀之年放下过往，深耕荒山种橙创业，以高龄重启人生赛道，造就励志传奇。就连我身边这位老领导，年过七旬仍步履不停，为舟山海鲜文化传承奔走不息，亲自执笔撰写数十篇海鲜风物故事。他们皆用一生践行：人生从来不由年龄定义，真正的老去，是失去热爱与追求，而生命的价值，在于永远心怀热忱，力所能及为世间留下一点温度与美好。

当下总有不少人觉得，退休就该安于躺平、安享清闲。而我始终认为，60岁，恰是人生的黄金创业期。不必再为KPI奔波焦虑，不必再周旋于无用的人情世故，终于可以卸下俗世牵绊，把时光留给热爱，把心意留给自己。

如今的我，参与海鲜文化故事创作之余，闲暇剪辑短视频记录生活，还创建了个人公众号，时常提笔书写人生感悟。曾收到一位粉丝私信：“看了您的视频，我退休后也开始学摄影，慢慢发现，生活处处藏着小美好。”那一刻心生感慨：人生的意义，从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与名利，而在于温暖自己，亦照亮他人。

前几日整理旧照片，翻出30岁的自己，站在海边手捧小鱼，笑得天真烂漫；如今年过花甲，依旧伫立东海之畔，身边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挚友，手中不再是鲜活海鱼，而是潜心编撰的《东海的馈赠》书稿。

人生恰似一场海边垂钓，年少时一心执着于钓上最大的鱼，追逐名利、奔赴浮华；待到花甲之年才明白，世间最珍贵的，从不是所得的收获，而是静坐海边闲看潮起潮落的从容心境，亦是身边三五知己相伴同行的温暖。

60岁，人生才真正开始。前半生，我们为生活奔波、为责任前行；后半生，当为热爱而生、为理想发光。恰似东海之中的游鱼，纵使历经岁月流转，只要仍愿摆动尾鳍，便能激荡出属于自己的浪花。

愿每一个步入花甲、告别职场的人，都能卸下包袱、遵从本心，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山海，手里有热爱，心中有温度，脚下有坦途。